

女系家族

〔日〕山崎丰子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鹿角王久



〔日〕山崎丰子 著

王玉琢 译

女系家族

1987年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海滨

封面设计：张乙迪

女系家族

Nuxi Jiazu

〔日〕山崎丰子著 王玉琢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5⁴/₁₆·插页4·字数 357,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24,001

统一书号：10098·758

定价：3.10 元

1987年出版《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选目

现实主义

- | | |
|-------|--------|
| 尾崎红叶 | 《金色夜叉》 |
| 德富芦花 | 《不如归》 |
| 林芙美子等 | 《放浪记》 |
| 水上勉 | 《饥饿海峡》 |
| 山崎丰子 | 《女系家族》 |

浪漫主义

- | | |
|--------|-------|
| 幸田露伴等 | 《风流佛》 |
| 森鸥外 | 《妄想》 |
| 铃木三重吉等 | 《回声》 |

新思潮派

- | | |
|------|---------|
| 菊池宽 | 《不计恩仇》 |
| 山本有三 | 《女人的一生》 |

无产阶级文学

- | | |
|-------|---------|
| 宫本百合子 | 《两个院子》 |
| 德永直 | 《静静的群山》 |

新兴艺术派

- | | |
|------|----------|
| 舟桥圣一 | 《意中人的胸饰》 |
|------|----------|

2016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李 芒

副主编：李德纯 高慧勤

编 委：王玉琢 张明辉 李长声 李景端 吴海林
沈海滨 邱季生 林怀秋 竺祖慈 卓钟霖
姜念东 夏敬文 管可风 戴安常

(以上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套丛书由：

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联合出版

出 版 说 明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吉林人民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目的是使我国读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中主要流派代表作品的概貌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明治维新(1868)以后,日本实行开放政策,小说、诗歌和戏剧,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学,探索文学的新方法,创造了具有民族风格的近代文学。从近代文学产生到今日的当代文学这一个世纪中,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无不在日本文坛搬演一遍。在近代文学中,反映明治时代社会生活的早期写实主义小说,追求个性解放但又缺乏叛逆精神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描写纯客观真实的自然主义,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白桦派,注重探讨现实人生而又讲究技巧的新思潮派,象征主义诗歌与新感觉派手法——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等,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苏联十月革命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革命现实主义杰作,揭开了日本文学史新的一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文学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试图进一步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汲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一批具有各类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阔步文坛。他

们努力探索文学的现代感，在审美观念上有些新的开拓，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

民主主义文学汲取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留下了新的轨迹。

“社会派”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派”推理小说，以宏伟的生活场景，五光十色的社会世相，生动地展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纵横交错的矛盾斗争，以及各种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战后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战后流派文学的特点是：除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和“战后派”（各类现代派）初期的文学外，基本上不再采取战前那种文学团体和同人刊物的方式，从而他们的流派特点，不如战前鲜明，有的难以划分。因此，个别作家只能根据其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暂且归在某一流派之中。

日本流派文学作品，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在目前情况下还无法全部翻译出版。因此，这套丛书暂时只能先选出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总之，由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个国家的流派文学代表作，在国内尚属首举，缺乏经验。尽管我们准备充分发挥编辑委员会和各家出版社的有利因素，力争使这套丛书在选题、译文、序言和装帧方面都达到高水平，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尚希读者随时给以指正。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月

日本的现实主义文学

(代流派序)

古代日本文学历来推崇“幽玄”之美，并以此作为文学的最高美学境界，如日本的和歌，内容多为吟诵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之作，手法也很隐约含蓄，很少接触现实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即便是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与《平家物语》，尽管可以从中开掘出不少现实主义的成分，然而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前者描写的是纸醉金迷的贵族生活中的香艳故事，后者竭力宣扬“盛极必衰、因果报应”，感叹诸事无常，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再如，古代日本文人对白居易极为崇敬，但是在白氏作品中推崇备至的乃是《长恨歌》，对他那“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著名论断以及大量讽喻时政、体恤民情的好作品，却不大提及。日本古代文学家们的时尚，由此可见一斑。到了元禄时代的井原西鹤，这种情况才小有改变。西鹤是町人文学的代表作家，善于描写世间的盛衰沉浮，表现了町人的积极精神，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直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初步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开始走上富国强兵的通路，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以及大批翻译文学的出现，促使日本文学也发生了一次变革，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步取得进展。

维新之后，日本虽然一步闯入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次维新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并未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仍然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政府当局非但没有实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

的原则，反而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渐渐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当局在提倡“富国强兵”的同时，也剥夺了广大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思想文化上加强封建统治，视文学创作为异端，千方百计进行压制。在这种特定的形势下，日本近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很难发展成为一股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乃至走上了一条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形成了日本文学的独特结构。在日本近代与现代的文学作品中，所谓纯文学，几乎不大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主要着眼于自然美和个人琐事；另一方面，通俗文学却又多为迎合小市民趣味，文学价值高者不多。纵观日本近代文学史便可以发现，每当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一些发展时，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所以她一直是受压抑的，未能形成一股巨大的潮流。此外，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日本文学界很少得到鼓励与提倡，评论界也多将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等混为一谈。这也给我们对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与混乱。

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当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为其开山之作。作者受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人的影响，于一八八七年创作发表了反映日本明治维新后社会状况的《浮云》，塑造出内海文三这样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开了日本近代文学之先河。内海文三是个人有才干、真诚而又富有良心的年轻人，但当时的官僚制度却不能容忍这样一位正直的青年，迫使他成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多余的人”。文三的对立面——本田升，由于擅长曲意逢迎、阿谀奉承上司，不仅官运亨通、日益显赫，还夺走了文三的恋人。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爱慕虚荣、见异思迁的阿势这样一个形象，她喜新厌旧，抛弃了初恋的情人，反映出日本年轻女性在维新浪潮中发生的新变化。《浮云》通过内海文三的悲剧，表现了当时社

会的矛盾以及小知识分子的苦闷与不满，暴露和抨击了官僚制度的黑暗，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现实意义。二叶亭四迷还曾发表著名的理论著作《小说总论》，积极倡导和鼓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然而，由于自由民权运动的失败，他的努力终于没有产生很大成效。

在《浮云》问世后不久，由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通俗小说一时流行起来，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及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均为其中的佼佼者。两者分别于一八九七年和一八九八年在报纸上连载，成为近代报刊连载小说的先驱，而名噪一时，影响甚大。《金色夜叉》鞭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万能的丑恶现象；《不如归》则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为蓝本，大胆揭露社会问题，描写了一起封建社会家族所造成的爱情悲剧。这两部小说都富于艺术感染力，而且在当时的社会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九〇六年，以写作浪漫主义诗歌而著称的岛崎藤村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在文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被夏目漱石赞誉为“明治时代的第一部小说”。岛崎藤村受二叶亭四迷的影响，有志于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用了六、七年时间去深入观察和体验生活，搜集了很多有用的素材，经过加工与虚构写成《破戒》一书。小说塑造了猪子莲太郎这一早期民权战士的形象，同时通过主人公漱川丑松的不幸遭遇，向社会发出了抗议的呼声。贱民问题，始终是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痼疽，作者勇敢地在这个痼疽上捅了一刀，撕下了资本主义社会虚伪的民主面纱，揭露出尖锐的社会矛盾，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不过，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性，使小说出现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妥协结局。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岛崎藤村并未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当自然主义风潮盛行的时候，他竟然一转创作方向，连续写作了同《破戒》大相径庭的《春》、《新生》等一系列“自我暴露”的自然主义作品。他当初的现实

主义精神终于被自然主义的洪水淹没了。

当自然主义称霸于日本文坛的时候，文学巨擘夏目漱石以及石川啄木却有如中流砥柱，全然不为所动，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在日本文学史上起了积极作用，产生了巨大影响。

夏目漱石于一九〇五年发表了《我是猫》，以冷峭、幽默、辛辣的笔法抨击了虚伪与丑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此后，他又接连发表了《哥儿》、《朔风》等作品，并在一九〇六年辞去教师职务，进入报社，成为职业作家。由于生活的局限性，夏目漱石作品中的主人公主要是知识分子，表现他们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他们的追求与幻灭。这也是当时日本文学界通常表现的一个主题。他的早期作品充满了热情与批判精神，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下金钱与权力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与丑恶现象。他曾表明，自己要以生死置之度外的维新志士的精神搞文学，不作软骨头的文学家（见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给铃木三重吉的信）。所以他在《草枕》、《二百一十天》等早期作品中，愤然抨击社会黑暗，赞扬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有一股浩然正气。然而，夏目漱石未能将这种精神坚持到底，在他一九〇六年进入朝日新闻社以后，斗争热情骤然减退，《虞美人草》及其以后的作品同他的早期作品相比，似乎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点同岛崎藤村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令人遗憾。

讲到现实主义，还必须提到石川啄木。他的创作（小说与诗歌）影响似乎并不很大，然而他的文学观点，特别是那篇极为著名的论文——《时代闭塞之现状》，却是日本文学史上极其辉煌的成果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强权统治着全国”，号召青年们同这个敌人宣战。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支持下，他勇敢地反抗不合理的现实，批判自然主义文学只是摹写旧道德、旧习惯、旧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去触动它们。石川主张，要想恢复人的尊

严、人的个性，就必须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进行斗争。他真正发现了日本近代文学发展迟缓、几乎不涉及现实社会矛盾的“症结”。从思想上来说，他已走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门前，不幸的是，他韶年早逝，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只活了二十七年。在短暂的一生中，他高举用文字形式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进行斗争的大旗，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指明了通向兴盛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

在无产阶级文学诞生之前，日本近代文学作品多以描写小市民或知识分子为主，很少将劳动群众摆在重要位置上，而且多数缺乏深刻的社会性，表现得苍白无力、缺少生气。由于无产阶级文学兴旺起来，才结束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这种沉闷局面。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始于本世纪初，以宫岛贤夫等人创立的工人文学为其滥觞，后来在很多理论家的倡导下，由于无产阶级作家的努力奋斗，才得以逐步发展壮大，形成威重一时的文学运动，自成一派。其中囊括了大批有理想、有才华的作家，出现了大量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如叶山嘉树（《生活在海上的人们》）、黑岛传治（《橘》）、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蟹工船》）、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宫本百合子（《伸子》）等等。

当时除了无产阶级作家以外，还有几位作家写出了富有魅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属野上弥生子与石川达三。

野上弥生子深受夏目漱石影响，在一生创作中始终不渝地坚持现实主义方向。一九二八年，她发表了小说《真知子》，通过一个少女的恋爱故事，侧面表现了革命运动，描写了昭和初年动荡不安的社会以及觉醒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作者在军国

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黑暗年代中，也未屈服于法西斯的淫威，动手写作另一部辉煌巨著——《迷路》，前后历时二十年，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全部完成。这一名著使她攀上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石川达三在一九三五年发表小说《苍氓》，并获得芥川奖。这部小说描写了被送往巴西的日本移民，他们都是来自各地的农民，由于走投无路，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赴巴西，去寻求一线生机。小说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及移民的悲惨生活作了生动而深入的描写，具有感人的现实主义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川达三依然坚持现实主义方向，写出了象《金环蚀》、《破碎的山河》等不少深刻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尖锐矛盾、揭露腐朽制度黑暗的好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西斯的镇压摧残和分化瓦解的政策，日本文学界陷于四分五裂、万马齐喑的境地。战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学界也日益活跃起来，然而，他们依然因袭着战前那种人为地将文学分成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两种营垒的陋习。这种分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其实，无论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都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好作品。

日本战后出现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除上面提到的野上弥生子与石川达三的作品以外，较为著名的还有北杜夫的《榆氏一家》。作者以自己熟悉的人作模特儿，通过一家医院的兴衰和几代人的不同遭遇，描绘出日本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试图探究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塑造了一组栩栩如生、有典型意义的人物群像，而且语言幽默诙谐，结构宏大，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之一。

此外，还有井上靖、山崎丰子、有吉佐和子、水上勉等人所

写的诸如《斗牛》、《浮华世家》、《恍惚的人》、《雁寺》等，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

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一反以前的纯粹推理、不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传统，运用推理手法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如大家所熟悉的松本清张（《日本的黑雾》）、森村诚一（《人性的证明》）、夏树静子（《蒸发》）等。

恩格斯在著名的给哈克纳斯的信中提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日本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力量之所以比较薄弱，就在于作家们多数只追求细节的真实，而不力求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日本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严重的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矛盾冲突、注重个人琐事、注重心态自然的倾向，所以，“自我小说”（即所谓“私小说”）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才会在日本文学界产生并长期维持下来。这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同日本特殊的国情以及日本文学的内在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通过上文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唯其如此，弥足珍贵，我们要珍惜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尽可能多地将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期对日本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当前，日本纯文学的发展不大景气，纯文学与大众文学这道人为的界墙正在崩溃，倾向不同、手法各异的新作家和新作品不断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很难再形成新的有影响的流派，有人称这种情况为“无中心时代”的到来，也许不无道理。西方的各种新思潮也在不断地冲击和影响日本文学界。然而，只要对大量涌现的新作品进行认真而详尽的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其中不乏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可

以断言，现实主义在日本文学界依然有着广阔的前途。我们期待当代日本文坛出现更多更好的现实主义新作。

郭来舜

1985年10月

第一章

捻线绸料、灰绿色桔形图案的衣服是矢岛家的葬礼服。从店员、管家到同族别宅的所有的人都穿着统一的葬礼服，这种格式比起葬礼的肃穆来，更加引人注目。

光法寺的大门挂着黑白布，门前集聚着穿着统一的葬礼服的矢岛家人。一看悬挂在那里的带有花纹的幕布，人们便可知道葬礼的隆重。摆在寺内的芥草^①排列而出，从寺町的电车道一直延伸到通向光法寺的石阶坡路上；纺织界的老铺名店送来的葬物也依次排列着。

从大门到寺院正殿的道路两旁摆满了三百对大芥草，正中间的甬道上铺着木板，上边铺盖着雪白的布。大殿正面的烧香台自不必说，人们烧完香从旁门出去的石阶上也都铺上了白布。

正殿也只露出屋顶，其它部分全被白布遮盖着，被那清静和庄严的气氛所包围。堂内正面高出一块的须弥坛上，安放印有家徽的被棺帘遮盖着的矢岛嘉藏^②的灵柩。身穿红衣，披着五条袈裟的末寺住持分列大师两旁，番僧、办事僧等站在后面。他们正在吟诵告别经文，众人随着大师一齐读经，那声音，松涛般地响

① 供佛用的一种植物，用在葬礼上。

彻大殿内外。大殿被静静的飘然而逝的香火烟缕和那红红的大明灯的火焰衬托得格外美观。

矢岛藤代穿着洁白的丧服，和两个妹妹并排坐在须弥坛左侧的遗族席中，低伏着沉重的头，时而用余光看着前边提到的矢岛家葬礼的盛况。

与六年前逝世的母亲的葬礼相比，似乎稍为逊色，但想到父亲只是矢岛家的养婿，便也是盛大得不能再盛大的葬礼了。

寺内摆着三百对芥草和供花，过道上毫不吝惜地铺着白布。光法寺管主为法事导师，下属的十五座寺院的住持全部到齐——这是父亲的遗嘱——他并未说得这般详细，似乎暗示过要比六年前——昭和二十八年年末故去的母亲的葬礼还要隆重些。

作为持续四代的木绵巨商的店主，并无特意留此遗嘱的必要，但这是处在养婿的立场上，忍耐了三十四年的父亲的最大愿望，而这愿望也无非是要比母亲的葬礼盛大些。藤代想到这里，更感到父亲的浅薄是多么令人可怜。

矢岛家族于宝历年间从北河内迁至大阪，早年在南本町开了个半间门脸的小纺织作坊，历经四代，终于成为一家名铺，但后来的三代撑门人均倒插门的女婿。藤代的母亲、祖母以及曾祖母都是矢岛家的女儿，从管家中选婿入门，继承店铺的经营及家业。藤代的父亲矢岛嘉藏也曾是矢岛家的管家，二十四岁的那年春上，与比他小两岁的松子结婚，招为门婿。

藤代刚刚懂事时，矢岛家的宅内，女流宾客来往不断，“女儿节”赏菊、赏雪，一年四季游玩不已。然而，不知父亲嘉藏是心绪不佳，还是不愿去扫女人们的兴，只是坐在帐房里，埋头处理他的商事。

新年来临，在矢岛家中，比起男人节来，更重视十五日的“女